

映照在《燼餘錄》上的2020

B07611039 郭宇杰

「一個炸彈釣在我們宿舍的隔壁，舍監不得不督促大家必下山去。在急難中蘇雷珈並沒有忘記把他最顯煥的衣服整理起來，雖有許多有見識的人苦口婆心地勸阻，她還是在砲火下將那隻累贅的大皮箱設法搬運下山。」在《燼餘錄》中讀到這段時，於我腦中所顯現的意象並非是張愛玲筆下1940年代的香港，更清晰的畫面反而是2020年的當下，遭受武漢肺炎肆虐的台灣。

本次疫情發生於2019年末，當時沒有任何人預想到本次疫情會如此嚴重，武漢肺炎病毒會如此頑強。造成無數人因此患病、死亡之際，也重創了各國經濟。台灣卻在這次的疫情中表現出色，由政府的專業人士領導，多次做出精準的決策，對疫情的敏感度甚而超越其他醫療大國。儘管台灣醫療已為世界前段班多時，但能夠針對大規模的病毒肆虐議題，做出即時、相對應的公衛處理，這點我想仍為許多國家望塵莫及之。為何於本次事件中，台灣能夠有如此驚豔的處理能力，我想係因為台灣有著先前SARS的經驗，在第一時間便對疫情做出了最壞的預判，且總是時時刻刻地改進政策、針對各種情況提出對策，並高效率地解決，我們才能夠遏止住武漢肺炎於他國所肆虐般，重度影響我們的國家，造成莫大的公衛危機。如老子於道德經所說道：「以其終不自為大，而能成其大。」不覺得防疫有做好，才能真的把防疫做好。政府時時刻刻檢視政策，不因疫情減緩而有所鬆懈、不因台灣為醫療大國而認定事件處理為易，在出現些許端倪時便沙盤推演，在最壞的情形中，做出最好的打算，這是我認為我們之所以能較他國更能控制疫情的緣由。

雖說如此，台灣的民眾們似乎不解政府之用心，依舊「能玩則玩、能撈則撈」，逮到機會變出遊放鬆，排解生活的苦悶，本次清明連假各大旅遊景點人山人海最佳的印證。這讓我想到了《燼餘錄》中的另一個段子：「艾芙林的悲觀主義是一種健康的悲觀。宿舍裏的存糧看看要完了，但是艾芙林比平時吃得特別多，而且勸我們大家努力地吃，因為不久便沒得吃了。」如今出遊的台灣民眾，如同張愛玲筆下的艾芙林，有著一種健康的悲觀。病毒肆虐，人心惶惶又如何？政府做他的防疫，我遊歷我的台灣山水、觀光景點。此時在我眼前浮現了文中另一位同學——炎櫻在面對戰事時的反應，「她的不在乎彷彿是對眾人的恐怖的一種嘲諷。」如此貼切的形容烙印在我的腦中，出遊民眾的不在乎，彷彿是對政府費盡心思防疫的一種嘲諷。我不禁暗忖，這些出遊的人究竟是作何居心？動機究竟為何？

在此同時，仍有一群人繼續稱呼那些擁有台灣公民身份，定時繳納健保費的境外工作者與留學他國者為「防疫破口」。在高密度篩檢的情況下，所體現出的高感染率更加深了人民的恐懼與憤怒。但高感染率的背後，只是在統計學上所採用的資料庫不同而產生的偏差。民眾大肆呼籲政府不要接納國人入境，自身卻大辣辣地到處遊晃，甚是一則雙重標準的經典例子。儘管祭出了眾多法律與罰則阻止人們脫離政府為防疫所佈

下的通天大網，仍有許多人深表不以為然，一方面境外公民繼續回國，繼續增加確診人數，繼續當所謂的防疫破口；一方面境內公民罵著那些他們認定自私的歸國子民，一方面繼續替自己解憂，替他人增擾。如此盛大的對比場景時時刻刻地在發生，讓島內人民的對立持續加溫。

曾幾何時，我們總是以不同的標準來判定同件事，對外一表正經，不得有一絲披露；對己則悠然自在，一切從寬？曾幾何時，不同階級、不同想法之間的人們在社會上廝殺，撕裂了和諧的薄紙，戳破了人性本善的哲理？媒體是21世紀最強大的病毒，給人們貼上各式不同的標籤，這些標籤在不同人有著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，甚至可能使人改變自我認同或內心的想法。為什麼我們不能回到人性的本初，看見那些美好而甜蜜的部分，非得針鋒相對，成為彼此的敵人，成為彼此心中的「破口」？世間的一切並非皆是對立、無法相容的。道德經曾說：「萬物負陰以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」所有事物都是由陰陽兩體交相沖激、調和順暢而成，本是同質之物，又為何非得擾動和氣的靜水？

「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，蒼白，渺小：我們的自私與空虛，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。誰都像我們一樣，然而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。」張愛玲在文末如此寫著，而我仍希望存在著那麼一天，我們能看見彼此的臉，能看見彼此燦爛和善的臉，看見彼此溫和柔軟的心。